

法国二十世纪著名小说家马塞尔·普鲁斯特在中国是幸运的，他的著作汉译本流传很广，影响很大。尤其是，在众多翻译者中，他遇到了周克希，一位将生命与文学翻译紧紧绑在一起，视翻译普鲁斯特巨著《追寻逝去的时光》作为终生追求，尽善尽美、矢志不移的翻译家。

上个月，一场以“普鲁斯特下午茶”命名的系列沙龙在外滩举行，首场借用《追寻逝去的时光》第二卷《在少女花影下》的书名，为沙龙取名为“走进‘少女花影下’主题分享沙龙”。翻译家周克希带来新近出版的两本新书《草色遥看集》与《福尔摩斯探案选》，归入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周克希译文选”系列。

法式浪漫下午茶气氛中的沙龙由周克希主讲，围绕新书聊聊他的译事。文质彬彬、谦逊中带点羞涩表情的周克希听着来宾们的贺喜与褒扬，仿佛要钻到地洞里去的样子。葡萄酒玛格丽特小蛋糕，没有少女，鲜花懂懂。

我收藏有周克希大部分译著，它们排列在我写字台边的书架上，我经常抬头作高山仰止状。那天沙龙聊得非常轻松愉快，好几位来宾趁机坦白了自己没有读完《追寻逝去的时光》的惭愧，有嫌体量太大，没有勇气读，有感觉缺少故事情节，读不下去中断了等等。周克希照例用宽容的语气轻声劝导，你不用勉强去“啃”它，你可以放在床头，像读散文一样，翻到哪页看哪页，普鲁斯特写得很好，他真的很伟大。

《草色遥看集》中有一篇“人生太短，普鲁斯特太长”的访谈稿，是周克希 2003 年接受《南方

翻译很美，普鲁斯特很长

■孔明珠

周末》记者王寅的采访，根据两个人对谈记录整理的，原题为“不是词汇决定了普鲁斯特的难”。文中周克希详细讲述了翻译普鲁斯特的经历，那长达数年埋头翻译付出的代价，无法用三言两语说清楚的甘苦。

迄今为止，周克希已完整翻译出版了《追寻逝去的时光》之《去斯万家》《在少女花影下》《女囚》三大卷，他的译本以严谨的态度、清雅的译笔为众多读者称道，每次他在全国各地作文学讲座都是当地文青的节日，讲座一票难求，签售时更有读者捧来珍藏的周克希译著，前来向偶像致敬。当周克希宣布此生无望译完《追寻逝去的时光》这部巨作，不再继续翻译第四卷的消息报道出来时，读者中痛惜的、挽留的声音不绝于耳。2016 年周克希再将《追寻逝去的时光》全本七卷精心梳理、选译其中的精华片段，略加文字衔接，出版了《追寻逝去的时光·读本》以飨普鲁斯特爱好者，才勉强平息了那声声呼唤。

我有幸通过作家陈村结识了周克希老师，十年来近距离聆听他的教导，用得受益匪浅四个字形容还是太普通。普鲁斯特《追寻逝去的时光》前两卷我放在手边，想起来时经常翻翻，体会到普鲁斯特的思想也十分超前，小说中充满了哲理性。在文本上，普鲁斯特以“玩转”境界的长句子写



翻译家周克希

作，将法兰西语言发挥到了极致。普鲁斯特年轻时交友甚广，后来哮喘病严重到只能呆在房间里写作，洋洋七大卷《追寻逝去的时光》既是他意外得来之作，又是这位文学大师一生观察体验生活，集文学、艺术、音乐、心理学等综合素养爆发的必然。周克希仰慕他、研究他，但在翻译时却用平视的眼光，站在作家的立场去体会他所描述的场景，尽力理解、还原。

2012 年我曾经参与策划、操办过“追寻逝去的时光——周克希译文集作品朗读会”，同时庆祝周克希老师七十大寿。那天我上台朗诵了《包法利夫人》片段，为此再次通读全书，读出人生两个阶段对包法利夫人的不同理解，我在《叹着气，想念你——重读包法利夫人》文中写道：“周克希说，《包法利夫人》他翻译了整整两年。他的译本与之前的不同之处有许多，其中对爱玛行为的一些

用词，他尽量用更加客观的态度，避免用褒贬太强烈的词语，选用中性的中文表达。深入研读福楼拜的原文之后，例如婊子、荡妇之类的他换了另一种用语。也许正是那样的改变，没有道德层面先入为主的鞭挞，使读者能够在进入故事之后，逐步去了解人物内心，去定义爱玛这个女人。”

在周克希的建议下，我还读完了他的译作《幽灵的生活》《古老的法兰西》《侠盗亚森·罗平》等书，其中女作家、法兰西院士达·萨勒纳弗的《幽灵的生活》让我击节赞叹不已。那是一部写婚外恋的长篇小说，图书馆员萝尔是位“剩女”，爱上了有妇之夫中学教师皮埃尔，两个人一直在外偷情。这对情人看上去相处和平，萝尔不逼他离婚，皮埃尔也算个负责的男人，日子过得不温不火，爱的时候激情缠绵，分开的时候渴望地想念，慵懒地、无奈地任时间缓缓流动。作家平缓叙述我们熟视无睹

的庸常日子，而星星点点的欲望、忧郁、忍耐还是让人不安。偷情终于要被戳穿了，那一场转移与掩饰的行动像惊险电影那样惊心动魄，虽最终幸免于难却大伤元气。整部小说中作家对于“幽灵的生活”的思考非常有见地，婚姻这个形式真的有必要顶礼膜拜吗？婚外恋人有没有真正相爱的？外遇不道德？婚姻必欺骗？爱情的本质究竟是什么？这些作者都留待读者自己体悟，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据说周克希在法国见了萨勒纳弗一面，萨勒纳弗五十多岁模样，气质很好风韵犹存，对于周克希有关小说中有没有自己的影子的试探，萨勒纳弗不置可否。我想，这种回避也许就是回答，因为小说中令人暗惊暗喜的种种微妙心理活动描写，非亲身体验不可得。

新版《福尔摩斯探案选》比较特别，它是周克希第一个英译本，由一部中篇四部短篇小说组成。我少年时迷恋福尔摩斯，曾经每两周去陆澹安先生家借书看。我觉得小孩子读侦探小说能锻炼观察事物的本领，对做作文很有帮助。这次重读周克希译本，更觉柯南·道尔并不仅仅是通俗小说作家，他在生活中发现美和识破丑的能力，用精炼的语言描绘人的本领，由对话塑造人物性格的功力，都被周克希的译本发掘了出来，更显其书的经典。

周克希在《草色遥看集》中透露如今弹弹钢琴、写写毛笔字，做做翻译，生活很闲适，其实他还是位对美食颇有研究，审美力很强的人。法国作家法朗士说过“人生太短，普鲁斯特太长”，周克希认可这句话，无疑为窥破生活真谛的智者。

林徽因诗《除夕看花》的中英文版

■杨新宇

FLOWERS ON NEW YEAR'S EVE
LIN HWEI YING

Newly bought from the babble of vil-
lage dialects in the market,
Long branches of snow white peach
blossom
And blood red camellia flowers,
In my little corner room make a new
freshness,
But do not sharpen the wounded feel-
ings,
Even blunted feelings scarcely remain.
I know well that the quietness In my
room
Is like a plum season run to seed,
The misty memories of my village have
receded
And time has been suspended.
The New Year is not a feast day,
The lanterns seem to shed drops of
blood.
The flowers do not remind me of old
passion
Or former words spoken!
If I recall the fragrance of past feeling,
Like a winding path it comes through a
maze of roads and hedges.

A tangle of flowers, leaves and branches,
And the scent of grass intoxicates the
senses.
But today our steps
No longer tread the soil of former days.
The moonlight has become frozen,
It picks out the chains of mountains,
The disorder and turmoil of rivers,
Broods over the horse trodden plain,
Still as a picture.
The New Year flowers are no longer
flowers,
But only words and emptiness.
Quivering with a million people's care,
Every heart feels foreboding.

上面这首署名“LIN HWEI YING”的英文诗 FLOWERS ON NEW YEAR'S EVE，是最近我在 1940 年 1 月的英文刊《中国作家》第三期上看到的，后来我找来林徽因的诗集进行了核对，果然，这首诗是林徽因《除夕看花》的英文版。早在 1992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与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联合出版的中国现代作家选集系列之《林徽因》一书已收入了《除夕看花》。该书注释里说，此诗是由陈学勇先生发现的，最初刊载于香港《大公报》1939 年 6 月 28 日。

可是，中英文对照之下，我就觉得

《除夕看花》的文字有些问题，英文版中“*And the scent of grass intoxicates the senses*”对应的一句竟然是“草看弄得人昏迷”，我再查看了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4 年 12 月最新版的《林徽因集》，也是“草看弄得人昏迷”。很显然，“草看”应是“草香”之误。慎重起见，我又去查看了 1939 年 6 月 28 日的香港《大公报》，一看吓一跳，除了标点错误不算，林徽因集子里的《除夕看花》跟原刊相比，竟有六个文字错误。兹修正如下：

新从嘈杂着异乡口调的花市上买来
碧桃雪白的长枝，同血红般山茶花。
着自己小角隅再用精致鲜妍来结彩，
不为着锐的伤感，仅是钝的还有剩余下！
明知道房间里的静定，像弄错了季节，
气氛中故乡失得更远些，时间倒着悬挂；
过年也不像过年，看出灯笼在燃着点
点血，
帘垂花下已记不起旧时热情，旧日的话。
如果心头再旋转着熟识旧时的芳菲，
模糊如条小径越过无数道篱笆，
纷纭的花叶枝条，草香弄得人昏迷，
今日的脚步，再不甘重踏上前时的泥沙。
月色已冻住，指着各处山头，河水更
零乱，
关心的是马蹄平原上辛苦，无响在刻画，
除夕的花已不是花，仅一句言语梗在

这里，
抖战着千万人的忧患，每个心头上牵挂。

陈学勇先生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时候发现此诗，当时没有数码相机，一定是在图书馆辛辛苦苦抄录的，匆忙之中抄错也是在所难免的事，当然，“草看”误为“草香”之类也很可能是印刷错误。可是二十多年过去了，“草看”这么明显的错误居然没有读者指出来，看来这首诗没有多少人认真读过，但是若静下心来读一读，这首诗还是颇耐人回味的。诗人写作此诗时，正颠沛流离到昆明，梁思成又脊椎病恶化，国仇家难中在异乡度过新年，诗人难得有闲情逸致，买来山茶等花装点房间，但看“花已不是花”，诗人更关心的是平原上辛苦的马蹄，牵挂的是千万人的忧患。

从发表时间的先后看，英文版应该是对中文诗作《除夕看花》的翻译，但中文版中仍有疑点：如“如果心头再旋转着熟识旧时的芳菲”，很像是从英文翻成中文出现了错误，因为只有说成“如果心头再旋转着旧时熟识的芳菲”，这样句子才通顺；“模糊如条小径越过无数道篱笆”，也像是欧化语法；此外中文诗作虽然押韵，但“不为着锐的伤感，仅是钝的还有剩余下”，有些前言不搭后语，倒是相对应的英文“*But do not sharpen the wounded feelings, Even blunted feelings scarcely remain*”能够让人理解。所以，究竟是先有中文诗，还是先有英文诗，也着实不易判断。诚盼擅长英文的专家能说说这首英文诗中的英文使用，究竟水准如何。